



《金色的季节》李夜冰 作

游学

# 从华夏到中华：文明的演进与山西

杜学文

前面我们介绍了华夏文明的形成。但是，华夏文明与中华文明是什么关系？在什么时候出现了中华文明的呢？下面我们再谈谈这个问题。

我们知道，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。但华夏文明并不等于中华文明。中华文明是一个比华夏文明所指更为广泛的概念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由于华夏族群一直处于生产力发展比较高的层面，其生产方式、以及由此决定的生活方式、行为规范、价值体系对其他族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吸引他们逐渐融入华夏，认同华夏文化，成为华夏族群的组成部分。这可以从许多史籍的记载中看到。如匈奴族群，生活在北部草原地带，从事游牧生产，对中原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不同于华夏，而是说自己是夏后氏之苗裔。也就是说，匈奴人认为自己是夏后，也就是夏的后人，只是不在中原生活，迁徙到了北方草原地带。

还有一种情况是，原来并不被认为是华夏的族群后来成为华夏。如周人，本为黄帝姬姓之后，长于农耕。无论其生活的地区，还是从事的生产，均为华夏。但他们从晋南一带迁徙至北方，奔走于戎狄间，与游牧族群生活在一起，从事半耕半牧的生产。后来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回迁至渭河流域的周原一带，重新从事农耕，并得到了发展壮大，终于克商兴周，继承中原正统，成为真正的华夏。

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演变中，华夏族群不断扩大，融合了东方、北方、南方，以及西方等各地不同的族群，形成了一个更为庞大的民族——中华民族。其文明也吸纳了本来并非华夏地区、华夏族群创造的文化，显现出更为强大的活力与创造力。如果简单用华夏文明来概括，就会使人误认为是原生的古华夏文明。而用中华文明来指称，就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。“中华”之“中”，源于“中国”，是据有“地中”天意与帝王之都正统含义的表达。“中华”之“华”，是“华族”所造之崇高文化、高尚文明的指称。其含义应该是能够代表天意的具有发达文化的正统之民。而这一民族及其文明之形成，应该在周时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。

首先要说明的是周克商之后，其治理疆域得到了空前的扩展。在《左传·昭公·昭公九年》中有一段关于周之疆域的记载。詹桓伯对晋人说：“周之疆域”大意是周自夏，以及后稷、魏、骀、芮、岐、毕，是周的西部疆域。就是说，从夏以来，周就在西部这些地区活动，直至今天。到了武王克商后，周之疆域向四方拓展。东部疆域有薄姑、商奄等地，南部疆域有巴、濮、楚、邓等地，北部疆域有肃慎、燕、毫等地。这里所说的是武王克商时周之疆域的大致范围。我们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简单介绍一下其疆域的四至。

在北方，最远的考古发现是燕国，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。在太

行山东麓如邢台、涞水等地；太行山西麓之翼城、绛县、曲沃、洪洞、长子、黎城等地均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遗址。在东方，最远的封国是齐国，在青州凤凰台等地有遗址发现，可见其势力拓展至山东半岛一带。在南方，西周最远的封国是鄂与曾，大约在今随州一带，说明其势力范围已经拓展至长江一带。虽然周并没有在其心腹之地渭河流域分封土地，但其在西部的影响至少拓展到甘肃天水一带。这一描述与前面《左传》的说法还有不同，但这是用考古发现来证明西周的疆域，并不是实际存在的情况。

周朝大概有800年左右的国运，终于被秦取代，成大一统之势。期间经历了各种变化，其控制疆域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扩大。特别是进入东周，更多的诸侯国被纳入其势力范围。如楚国、吴国、越国等。而在北方，控制区域也在不断拓展，一直进入草原地带。在疆域拓展的同时，各地的文化也进入中原地区。它们相互作用交融，使中原地区的文化显现出丰富性。如果仅仅从周王朝控制的疆域而言，夏商均难与之相比。这是在周时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。

在这一变化中，山西有什么作用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山西古称晋。而晋就是周王室之重要封国。“桐叶封弟”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说的是周成王与自己的弟弟叔虞玩耍，说“要封叔虞”，事后却并没有当回事。但是周公却说“天子无戏言”。于是成王就把叔虞封于唐国，也就是后来改称为晋国的地方，在今天的曲沃、侯马一带。这是史书上有记载的。但是从周克商之后进行的分封来看，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。因为周克商之后有一个如何控制局势、巩固政权，对国家进行治理的问题。周虽然没有灭绝商的官民，但仍然有一个如何控制这些殷商遗民的问题。其分封国土就体现出非常重要的政治谋略。其中最重要的是齐、鲁、卫、晋四国。如把周武王的老师姜太公封于商之盟国薄姑与莱夷一带，建立了齐国；把周公旦之子伯禽封于商之盟国奄，建立了鲁国；把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封于卫国，以统领殷商遗民。可以看出来，这些分封都是用周王室最信任、最重要的人来管理过去与商殷关系密切的地区，以防止其对周不利的事情。

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分封，就是把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封在唐国，就是后来的晋国。所以，封叔虞于唐，并不是一句玩笑话，而是有战略意义在内的。晋地处黄土高原，对高原之下的地区成俯视之势，亦是防范高原北部游牧族群的战略要地。因此周王室需要有一个对周忠诚、能力非凡的人来晋治理。实际上由于晋所处的地理位置有非常特殊的作用，北防游牧族群南下，南控周丰镐、成周洛阳之安危。同时，晋南地区气候宜人，土地肥沃，物产极丰，亦是供给中央财物的重要地区，无论战时、和时，其战略地位都极其特殊。

在疆域的拓展中，晋国的贡献也非常大。这主要体现在与西部游牧族群的关系上。东周时，林胡、东胡、娄烦等对赵形成挤压。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，改革军制，使周之军事实力大大增强，迫使诸胡退回草原，周之疆域亦得到了空前的拓展。最早修筑的长城有赵长城、燕长城，其军事目的均为阻挡游牧族群南下。这时赵的疆域已经扩展至草原地区，农耕生产也越过了雁门关，向更北的区域延伸。这当然是周时发生的重大变化。相对于商来说，虽然商也十分重视对河东地区的经营，在垣曲等地建有城防。但其国力渐弱，呈收缩之态。晋地之防护屏障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总的来看，周时，由于其国力的增强，文化的发展，控制疆域不断扩大。不仅拥有传统的中原地区，而且在此基础上向四方拓展。在其控制的疆域范围内，不同生产方式的族群对中原的认同进一步增强。这种认同，虽然有政治权力的作用，但更主要的是文化。

随笔

## 筛水

鲍尔吉·原野

我看一个人猫腰在水库边上筛水，身后是绿中带黄的毛竹林，林梢的竹叶成团旋转，像钻进了一窝蛇。水比竹林的颜色绿，如一大块切不开的翡翠扣在地上。这地方属余杭，越过一座山就到了安吉。

银锭形的水库包住湖心的山。水面无一丝波纹，好像自古代起就没有波纹，鸟儿都不敢到水面落一下。

筛水的人站立在水边的大石上，手端一米多宽的大竹筐箩在水里筛。筐箩由竹篾或木篾编造，边沿包一个自行车旧轮胎。我走一圈儿回来，见筐箩里空无一物。他也可能在淘金吧。然而，水库里有金子吗？我走到跟前观看。他用筐箩舀水，筛筛，水漏走；再舀水筛之。我忍不住问：您筛啥呢？他说筛水。我问：筛了多少？他转身看水面。说：不到十分之一。筛完得长时间？我问。他边筛边答：两年吧。我想乐，没敢。有一位中国艺术家在英国某地路边捡了一块石子。他揣着这块石子徒步行走115天，环绕英伦走回来，把石子放在原来的地方。记者问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他答：让石子看看风景。记者问：还有吗？艺术家答：让石子回到原地。

筛水比带石子旅行更深奥。看穿戴，筛水的人不像行为艺术家。你筛水干嘛？我问。他用白眼翻我一下，好像答案写在他的眼白里。

古代所谓愚公移山的故事在这个柳暗花明的水库重新上演。愚公一镐把山敲碎搬走，此人以筐箩要把水库的水筛一遍。他有五十岁了，能把水筛完吗？我再次打量此人，他头发很短，少许白。面黑少肉。你是这个村的人吗？我问。上个村的，他答。

他不愿与我交谈。我与他惜别，在心里祝他早日把水筛完。我看他的眼神、胳膊，他比较正常。回村里，路遇桶装水厂的老板，他是杭州人，正坐在石头上长篇大论训斥他的小黄狗。我问老板，水库里有人筛水是怎么回事？他答：水是筛的吗？他做药引子。他说：那个筐箩是黄杨木皮做的。他这个人有肩周炎，中医说拿黄杨树皮做个筐箩筛水九千九百九十九次，再把树皮煎水喝就好了。他做了个黄杨木皮的筐箩搞这个，搞一个月了。

过了几个月，我遇见一位中医，就此事向他请教。中医笑了，说这里边有一个关子。你非杏林之人，本不该对你说。古代医疗资源缺乏，好多医生是谋略。医生本来就跟兵家相通。这个筛水或煎水只是个幌子，黄杨木也是个幌子。大夫在用功治他的肩周炎，明白不？筛不了九千遍，病就好了，架不住肩膀老动，筋拨开了。之后用黄杨木煎水喝，那是治好了之后的事了。所以医家常说，信则灵嘛。

心语

## 再回东峪

张文槐



《初秋》张朝曦 作

在我的印象中，东峪不是一个村庄，而是一片区域。这里山环水抱，树木葱茏，在我的家乡定襄，人们称之为“晋北小桂林”。

家乡人过去去桂林的不多，来东峪看风景的倒是常有人在。

入定襄、五台、盂县三县交界之处的峡谷地带，峡谷长数十公里，谷底奔腾着定襄的母亲河——滹沱河，沿河盘旋着通往东峪的芙蓉国防公路，公路与河流两边，青山对峙，怪石嶙峋，不时又有飞速向后移动的村庄和电站。东峪就在这峡谷腹地。

其实，我对这里并不陌生，30多年前的一次采访，让我与东峪结下不解之缘。1989年，好友还虎在南庄当乡长，秋天，他打电话给我，说东峪的花椒、柿子和核桃大丰收，但由于交通不便，这些产品的销售不畅，看我能否呼吁一声，为老区人民做点贡献。当时去东峪的路虽说不比蜀道，却也崎岖难行，60公里的路程，竟然在212吉普车中颠簸了3个多小时。路难行，两旁的生态却有着天然之美态。这里没有裸地，除了奔腾的河流，就是葱郁的乔木灌木。路旁砂石中，河滩草丛里，到处都是喷薄突涌的泉水，让人满心欢喜。

泉眼遍地之处，三岔路口是一片难得的开阔的地带。抬头望

去，正面那座直插蓝天的山峰雄伟秀美，诱惑的几缕白云缠缠绵绵，缭绕山间。山坡的左边是一处绿荫环抱的村庄，村中一层层的石砌民居，一条条的石板小巷，仿佛让人品味着山乡的质朴与纯真。在村的前面，一座石砌的拱桥横跨滹沱河水，与外界沟通起来，好一幅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的诗情画卷。

在一片核桃、黑枣、柿子和花椒相间的树林之中，山风轻拂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香味。这是成熟的花椒香，东峪有香山、香沟，种的全是花椒。又是一处开阔的地带，公路下面是宽阔的水面，水那边的山叫七级寨。七级寨平地崛起，上下七层，体呈柱状，山顶圆滑，整山倒映水中，颇具桂林山水之韵。再看滹沱两岸，山势险峻，山姿百态，或“陵岑耸逸峰，遥瞻皆奇绝”，或“峰攒望天小，亭午见日初”。更为有趣的是，在山水相连的田埂间，黄澄澄的柿子挂在紫红的树叶间，成片的花椒树也串起了颗颗红珠，把这个东峪染得五彩缤纷，十分好看。

30多年弹指之间，流走的是岁月，不变的是河山，如今故地重游，却多出几分感叹。我知道，再回东峪，只是在寻找那些曾经的记忆。